

征稿: <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 油菜花裡的春天

陳忠瑜

我總以為,春日的故鄉是被油菜花醃入味的。

這話說出來,怕是要惹城裡人發笑的。他們看油菜花,是要跑到很遠很遠的鄉下去,站在田埂上,舉著相機,驚歎一聲:「呀,真好!」然後匆匆拍幾張照片,又回到城裡去。他們看的是風景,我們看的是,不是。

我們村裡人看油菜花,是從臘月裡就開始的。那時候油菜還是矮矮的一團,縮在田里。母親從田邊過,瞥一眼,說:「今年這油菜,長得倒壯實。」

就這麼一句話,便把春天的消息漏出來了。等到二月裡,它們猛地抽了薹,躍得齊腰高,綠汪汪的,風一吹,嘩啦啦地響,像是憋著一股勁,要把整個冬天攢下的力氣都使出來。然後就是開花,一片一片地炸開。

今天路過還是綠的,明早起來一看,黃了,黃得讓人心裡一顫。

我小時候不懂,只覺得這黃太野了,漫山遍野地撲過來,躲都躲不掉。

後來讀書,讀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覺得桃花好;讀到「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覺得梅花也好。可油菜花呢?沒有詩。它太俗了,俗到文人不屑于寫。可我們村裡人不覺得它俗。我們只覺得它親。

最熱鬧的,是花田里的聲音。成千上萬隻蜜蜂同時振翅,

匯成一片低沉的轟鳴,像是大地在打鼾。你湊近了聽,那聲音又變了,變成密密麻麻的嗡嗡,像一鍋煮開的水,咕嘟咕嘟地冒著泡。偶爾有一隻黃蝶闖進來,悄沒聲地飛,在黃燦燦的花叢裡一忽兒就找不見了,它也成了花。

我那時常跟著母親去田里。她鋤草,我就在田埂上捉蜜蜂。捉到了,放在玻璃瓶裡,看它在瓶壁上亂撞,心裡又歡喜又難過。

母親說:「放了罷,它家裡還有老小呢。」我便開了瓶蓋,看它搖搖晃晃地飛走,一頭扎進花叢裡,再也尋不見。現在想想,那時候的時光真是慢,慢到可以花一整下午,就為看一隻蜜蜂從瓶子裡飛走。

村裡人對油菜花,是熟到有些麻木的。花開的時候,正是農忙。要疏溝,要施肥,要看著田里的水,不能多也不能少。誰有功夫看花呢?只有我們這些孩子,放學回來,把書包往田埂上一扔,鑽進花叢裡捉迷藏。花比人高,貓著腰走,誰也看不見誰。出來的時候,滿頭滿身都是黃粉,拍也拍不掉。回家挨罵是難免的,可第二天照舊去。

後來我離了家,在城裡住。城裡也有花,玉蘭、櫻花、海棠,開得矜持,開得講究。可我總想起故鄉的油菜花。想起它們浩浩蕩蕩地開著,沒沒沒地開著,開著開著,就把整個春天都開滿了。

這大概是故鄉的好了。它不會讓你時時想念,可只要有一點由頭,它就鋪天蓋地地來了,黃燦燦的,帶著蜂聲,帶著泥土氣,而我,就在這片黃裡,一寸一寸地變小,小成一個捉蜜蜂的孩子,站在田埂上,看春天從身邊嘩嘩地流過。

# 車裡車外的念想

封之曼

鞭炮聲落盡,車輪啟動,年就在這一落一啟中過完了。

返程了,父親默默地把一大早剛好煮好的雞小心地用保鮮膜包好,再用紅色塑料袋牢牢紮好裝在箱子裡;母親則把剛擱好還沾著鄉土的青菜打包好,還有連夜包好的粽子,雞蛋、臘腸等,一樣一樣往裡碼,碼完後,父親眼睛把車裡又掃一遍——像在找還有什麼落下,可此時尾箱裡能塞的縫隙都已塞滿了各種土特產。他們似乎想把他們世界裡最好的東西都給孩子們裝進來,可惜車尾箱太小,裝不下他們滿滿的囑托與愛。車門關閉,母親踮起腳撐起微胖的身體使勁朝車裡望,一邊趴著車窗一邊叮囑著,在外照顧好自己,不要擔心家裡。父親滄桑的臉上掛著淺淺的微笑,眼睛卻止不住的眨,這份囑托與不捨隨著啟動的車悄悄潛入了父母盈滿眼眶的淚水中,藏在那強裝的微笑裡,融在那轉身掩面的哽咽中。

這一別,又將是一整個春秋,車門關閉,車窗升起,後視鏡裡的身影越來越小,卻依舊久久地佇立在風中,那藏在寬大衣褲裡略顯佻薄的身影,也成了車裡人一年的念想與期盼。

車窗外的故鄉又恢復了往日的冷清,唯有地上的紅炮仗紙和門上貼的嶄新對聯,訴說著一個關於假期的夢,一個用300多天辛勤勞作換來的團聚的盛宴。這場盛宴有熱氣騰騰的年夜飯,有老人、小孩圍桌而坐的淺笑盈盈,有喧鬧的炮竹和天空中綻放的火樹銀花,它美好卻又那麼短暫,如指尖剛觸碰溫玉,暖意便碎了。只叫人感慨:車頭是生活,車尾是故鄉啊。

車開出了故鄉,車裡的人就是大人了,肩負日月星辰,把父母的牽掛與囑托,家鄉的味道裝進自己的行囊,把團聚的溫暖畫面變成了自己精神世界的圖騰。每每在城市感到疲憊,孤獨漂浮時,讓它成為支撐自己日常生活的力量,哪怕外界荊棘叢生,想起那個略顯佻薄的身影,心裡便生出了鎧甲,這或許比相聚本身更能對抗漫長歲月的虛無。

是啊,人生本就是一場宏大的體驗,它裝得下一路上的坎坷曲折,也容納得親情的溫暖與博大,這無關身份,無關錢財的多寡,只是最純粹的愛,如綿綿的春雨,滋潤著遊子的夢鄉。

在故鄉,車裡是滿滿的牽掛,車外是化不開的念想,父母把這份牽掛種在了老屋的炊煙裡,而我把念想藏在城市的鋼筋水泥裡,這也是一種跨越山水的雙向奔赴吧,我在心裡默默地想。

# 一路清歡悟此生

李芙蓉

春節長假如期而至,愜意而又美好。心閒下來,便生出許多想做卻一直未能如願的事。家人圍桌商議,決定趁著這難得的空暇,一同去練車,把擱置已久的駕駛之事,真正提上日程。

起初,我們特意尋得一處人少地廣的郊外空地。那裡沒有往來的車輛,沒有交錯的路口,只有平坦開闊的路面。我握著方向盤的手微微發緊,目不斜視盯著前方,生怕一個疏忽便偏離方向。車子緩緩前行,像一隻小心翼翼的蝸牛,在空曠的大地上試探著腳步,簡單,平穩,一點點建立起與車子的默契,就像人生之初,笨拙卻認真地學著行走。

幾圈下來,倒車、轉彎、靠邊停車等技術逐漸熟練,侄女笑著搖頭:「這裡已經沒有一點挑戰性了。」一句話,道出了我們所有人的心思。當一項技能從生疏變得從容,人便不再滿足於原地停留,對未知與挑戰的渴望會悄悄生長。就像人生,走過了平順的起步階段,總想著去更廣闊的天地,見識不一樣的風景,突破固有的自我。

於是,有著多年駕齡的弟弟,作為我們的「老司機」嚮導,帶著大家駛上了真正的公路。恰逢春節,平日裡喧囂的馬路格外清靜,不見往來穿梭的大貨車,小轎車也寥寥無幾,天地間彷彿多了幾分開闊與寧靜。初次駛上正軌公路,心底的緊張如細密的網,緊緊裹著心神,雙手牢牢攥著方向盤,腰背繃得筆直,連後視鏡都不敢輕易掃視一眼。可隨著車輪的徐徐前行,那份忐忑便慢慢消散,緊張的神經鬆弛下來,車速也逐漸提升,膽子,在一次愉悅的行駛中,一點點壯大起來。

我們不再局限于眼前的路途,而是沿著公路,駛向鄰近的幾個縣城。車窗外的風景不斷變換,田野舒展,山巒起伏,陌生的村鎮與街巷,在眼前一一鋪展。我們沒有既定的目的地,只是隨心而行,累了便停車駐足,看看山間的清風,賞賞路邊的煙火,嘗嘗異鄉的小吃。原本單純的練

車,竟成了一場說走就走的短途旅行,既在真實的路況中練熟了駕駛的技能,又在行走間收穫了意外的美好,一舉兩得,怎能不喜?

忽然覺得,人生本就如此這場練車之旅,有些事,若一輩子躺平在舒適區不去嘗試,永遠都學不會,只能站在原地,望著他人遠去的背影心生羨慕。很多時候,我們不是沒有能力,而是缺少邁出第一步的勇氣,害怕挑戰,害怕失敗,害怕未知的坎坷,把自己困在小小的天地裡,錯失了成長的可能。

當我們終於鼓起勇氣走出去,才會猛然發現,世界遠比想像中遼闊。那些曾經以為遙不可及的路途,只要車輪向前,腳步不停,便會一步步抵達;那些未曾謀面的山山水水,藏著數不盡的壯麗與美好,只有親身體驗,才能真切感受。就像練車,從空曠的場地到正規的公路,從緊張忐忑到從容自如,每一次突破,都在拓寬生命的邊界;每一次前行,都讓我們看見更廣闊的天地,遇見更從容的自己。

人生從來沒有白走的路,每一次經歷都是涅槃重生的前奏,定會斬獲意想不到的饋贈。那些突破舒適區的勇氣,那些敢于嘗試的堅持,終會讓我們在前行的路上,精進技能,領略美景,重塑一個更加豐盈、豁達的自己。



文藝副刊

# 海韻

# 馬神話如何傳承古今跨越東西?

——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上海交通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葉舒憲

中新社北京2月27日電 從天河中天馬奔騰,到飛馬背部生雙翼;從龍馬精神,到「白馬王子」「老馬識途」……中國傳統十二生齋年中的馬年已到來,古今中外關於馬的神話傳說及文學形象頗受關注。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上海交通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葉舒憲近日在北京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聚焦神話文學藝術中關於馬的故事及背後的豐富想像。

現將採訪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作為東方文明的代表,中國古代與馬相關的神話傳說有何特色?

葉舒憲:中國經典神話名著《西遊記》裡,齊天大聖孫悟空獲任其在天宮的首個官職「弼馬溫」,他負責飼養和訓練天馬的故

事,以及唐僧騎白龍馬西天取經的場景,在中國家喻戶曉。

古籍《山海經·北山經》講到,出產金玉的馬成之山有一種能飛的神獸,就是外表如白犬的天馬,呈現出白色馬體、黑色馬頭的強烈色彩反差。

距今3000多年前,馬和馬車在華夏文明中扮演兩種截然不同的角色:一方面是為人服務的交通工具,如拉車的動力和騎乘用的戰馬;另一方面為死者服務,讓馬在神話中成為昇天的神力。換言之,馬繼承了神話動物龍的功能,成為龍的某種分身。陝西省定邊縣東漢墓車馬昇天景觀,就是明確的考古證據。

《周禮》所言「馬八尺以上為龍」,

《離騷》描繪玉虬龍馬依循太陽之道駕車飛天,以及從商周到秦漢寓意車馬昇天的車馬隨葬禮俗……古人用想像創作出天馬神話,並以神話觀念來驅動和支配自身的儀式行為。也可以說,「龍馬精神」的源頭就在這種神話認同之中。

中國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將賴以生存的馬匹奉為神明,蒙古族史詩《江格爾》將戰馬描繪為主人公的救命者,是天神或神意的化身。

《彝族祖靈信仰研究》中的「馱靈馬」則是神話信仰驅動民間習俗的例子,馬在各地彝文《指路經》以及實際祭禮儀式中,均是祖靈去世界界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在不少文學作品中,神話觀念驅動的神幻想像的文

學原型一以貫之。

中新社記者:在其他國家,與馬相關的神話傳說主要有哪些?

葉舒憲:早在舊石器時代後期,馬的形象塑造就已開啟。德國福格特出土了距今3萬多年的圓雕馬,風格寫實,被許多學者視為人類最早具象藝術的傑作之一。

在蘇美爾、巴比倫和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臘,馬被想像為太陽神化身或太陽運行的驅動者,距今3500年前埃及的板指圖案中刻有一匹馬,馬上方寫著埃及太陽神「阿蒙」(Amun)之名。

按照研究歷史文化的四重證據法(傳世文獻、出土文字和文獻、非遺及民俗、出土圖像和文物),古埃及象形字「阿蒙」和馬圖像互為隱喻,是第二重和第四重證據「會師」,有效解碼古代文明神話想像的類比象徵邏輯。

古印度太陽神蘇利耶(Surya)曾化身為馬,他和妻子以馬形象生下雙胞胎,稱為「阿濕毗尼」即「馬生」。

# 許景圳捐龍泉同鄉會

旅菲晉江龍泉同鄉會訊:本會建設主任許景圳鄉賢暨許永煒鄉賢、許麗君鄉賢賢昆玉令尊,亦即本會理事許府良宜老先生,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十八日上午九時二十分壽終正寢於黎加實備市 ESTEVEZ MEMORIAL HOSPITAL INC, Brgy 15, Ilawod, Legazpi City, 享壽七十有七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出殯之日,白車素馬,備享哀榮。

許景圳鄉賢愛鄉愛會,關心本會工作,悲憫失怙之際特捐幣伍萬元充作本會福利金。仁風義舉,殊堪矜式,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 楊萬年逝世

菲律賓弘農楊氏宗親會訊:本會常務理事(曾任理事長)萬年宗長,不幸於二零二六

年二月廿七日上午十一時二十一分壽終正寢,享壽九十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tuarium 101 - Fleur De Lis)靈堂,擇訂於三月五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持函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本會為軫念萬年宗長生前熱心宗族,關懷宗會事務,爰訂於三月四日(星期三)下午七時卅分在其靈前舉行族祭致奠禮,凡吾全體理事,屆時務希前往參加族祭致奠禮及越日出殯執紼行列,以誌哀悼,而盡宗誼。

**楊萬年逝世**

菲律賓惠安公會總會訊:本總會楊永遠策譽理事長萬年(惠安嶼頭鄉),不幸於2026年2月27日上午十一時二十分,壽終正寢,享壽九十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Santuarium)殯儀館樓下101 Fleur De Lis 靈堂,擇訂於3月5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總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訂於3月4日(星期三)下午七時,假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屆時敬請全體理事著會服出席參加祭禮,藉表哀思,而盡會誼。

**楊萬年逝世**

南樂崇德社訊:本社指導員楊萬年老先生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時二十分壽終正寢,享壽九十高齡,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擇訂三月五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社聞耗,深表哀悼,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 莊德欽丁母憂

旅菲晉江錦山聯誼會訊:本會莊理事德欽鄉賢暨莊麗賢昆玉令慈,亦即故港商莊文華令德配,莊府王太太夫人諡碧瑜(晉江永和鎮莊宅村)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二月廿六日下午二時十分,壽終於香港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享壽九十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訂三月廿四日(農曆二月初六)星期二設靈於香港九龍世界殯儀館永恩堂,擇訂三月廿五日(農曆二月初七日)星期三上午九時舉行大殯儀式旋後出殯茶毗於香港紫灣哥連臣角道火葬場。

本會聞耗,莊王碧如太夫人往生極樂世界,駕鶴西歸。經函電慰唁其家屬,表示沉痛哀悼和深切慰問。其哲嗣孝思純篤,必定哀痛逾恆,敬祈以情制禮,望陽春屬人等節哀順變。

**楊萬年逝世**

菲律賓惠安嶼頭同鄉會訊:本會常務理事(曾任理事長)萬年鄉賢,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廿七日上午十一時二十一分壽終正寢,享壽九十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tuarium 101 Fleur De Lis)靈堂,擇訂於三月五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持函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為軫念萬念鄉賢生前熱心鄉會,貢獻良多,爰訂於三月四日(星期三)下午七時三十分,在其靈前舉行獻花致奠禮。凡我會職員屆時請自動出席參加及越日出殯執紼行列,以表哀思,而盡鄉誼。

# 黃克定逝世

菲律賓中正學校校友總會訊:本總會執行委員、第十五屆校友黃克定學長,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壽終內寢,享壽積閱八十有七高齡。

哲人其萎,同深軫悼。

靈堂現設於 St. Peter Sucat, Parañaque, DR Arcadio 五樓 504 室。謹擇定三月一日(星期日)上午舉行出殯暨火化儀式。

本總會聞訊後,已即派員前往慰問家屬,並勉其節哀順變。

# 訃告

**楊萬年 (惠安嶼頭村)**  
逝世於二月廿七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出殯於三月五日上午九時

**流芳百世**